

法兴寺元代石碑浅析(上)

□ 王强 牛振洲

寺院。

现在的山主和尚崇珂，是高平大儒仇文昌的儿子。他性不昧，潜心义天，很快就成了《唯识论》论师晦公门下优秀弟子，他讲《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高度契合主峰宗密禅师之心要。他法音高亢，四众感召，纷纷皈依；他面貌淳厚、作风古朴、严于律己；他为人和善、接物恭敬、待人平等。他在公众场合言语不多，就像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但他做起事来却是胸有成竹、恰到好处、游刃有余。他喜好读书擅长作诗，喜欢与士大夫结伴出游。

有一天，他来见我并对我说：“此寺创建于北魏神鼎元年（401），历经北齐、北周、大隋三代，（寺院）从未荒废。大唐咸亨四年（673），高祖李渊的第十三子郑惠王元懿任潞州刺史，在寺内建造石塔，塔内藏有皇家所赐的佛舍利三七粒以及抄写本《大藏经》三千卷，以回报父亲高祖李渊对他生养抚育的无尽恩德。此时的佛寺无比荣显，极为兴盛。大唐上元元年（675），寺名改为“功德寺”。五代时期有位精通麻衣相相的道人，精通天地人之道，行持菩萨之道，礼敬佛舍利塔的缘故，特建三门（空门、无相门、无作门）。大宋治平年间（1064—1067）改寺名为‘法兴寺’。大宋祥符年间（1008—1016），高士王景纯隐居在此山中，与本寺晦禅师结莲社同修。王景纯的儿子文康公王耀辅佐宋仁宗，在当时号称贤相，王曙的后代也高贵显容，他们的姓名与官职各有记载。至于寺院的修建，法会的盛衰，寺院里的住持、教授师、僧众等人的始末，在历代碑刻中都有详细记载。”

元太祖 17 年，也就是金元光元年（1222），潞州、泽州地区遭遇兵荒，我前往东土（潞州以东的地方）避难。10 年之后（1232）方才回来，这里山川依旧，但人烟稀少。礼拜佛塔之后看到寺已荒废，便心痛地私下发愿道：“既为佛子，当报佛恩。舍身尚可，合惜身尚可，合惜衣盂？”于是率领师兄首座崇珂、师弟嗣祖县、师侄德辩、德进等，砍去荆棘，烧去杂草，更换朽烂的构件，修补裂缝，堵塞漏洞，拂去壁画，塑像上的灰尘，并重新彩绘，修缮寺院山门院墙。早晚焚香供灯诵经礼佛，以赞叹国家的统一；寒冷时耕种，炎热时除草，以保证常住僧众日常用度；大家齐心协力，维持着前修留给我们的寺院。县城里有座天王院，已荒废很久，城里信众请我去住持。于是我召集大家开设大法会，作大佛事，建大殿堂，并大改制定了仪轨制度，让我的弟子德宽住持天王院。今年我年近 80 岁，可以说真的老了啊！常常思虑世间万物变化无常，而自己却因缘未至功德难成，这是我的终生遗憾啊！您家三代之人，我都认识。您的祖父兵部公（宋元吉）所作的《挂笏轩留题》至今墨迹仍在，所以我想请您撰写一篇文章，刻在碑石之上，成为寺院里的不朽之作。这颗心愿已有多年，因机会和缘分不到，迟迟未能实现。现今与您相遇，听我之言千万不可推辞！”

我回答道：“宋衙我七岁就侍奉我的祖父，跟随他来到京城兵部任职，金国兵败后又被迫西迁洛阳沦为白丁。壬辰（1232）元军攻破洛阳城，为避战火我们先到上女几山，又登嵩山、少室山，涉丹江和浙水，渡汉水和沔水，寓居南武当山，最后抵达南都，这一路下来历经艰难险阻、百死一生。我如今已离开长子 50 年，才把祖父归葬于家乡的祖莹，在庭院中抚摸着高祖亲亲手种植的槐树与家乡的父老兄弟互相问候时，悲感交集。在家乡长子能知道我童年的一些事情，还能说清我家已故先人、排行辈分及家族姻亲关系的人，也只有珂公您和县令张大人（逸卿）啊！宋衙我虽才疏学浅、文辞不佳，可敢取抗命不从我。礼拜佛塔之后看到寺已荒废，惟有不灭的是我们的圆觉妙心。”又说：“变者变，不变者不变（人的色身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但我们的真如本性却不会变）。”大师您何必忧虑色身的衰老呢？裁松道人的肉身虽老，但他放下锄头再来投胎，还能继续修行。古代高僧大德如此，大师照此修行，又怎会感叹机缘不到功德不圆满呢？三千广阔无边世界，都像繁花虚影一样生灭无常，而您却斧凿打磨碑石，镌刻这篇空文，想把碑刻当成寺里的不朽之传，难道不接近于妄念吗？”

珂公说道：“这事先搁置一下不作讨论，碑文不能不作。”
宋衙回答道：“碑文已完稿，大师可以镌刻了。”
至元十年岁次癸酉（1273）冬十月朔日（初一）
翰林修撰、前东京等路行中书省左右司员外郎 宋衙记

我们了解碑文大意后，感觉此碑有以下方面的价值。

一是碑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首先碑文虽为“记”的体裁，但却语言精练，韵味无穷。“记”最初是一种记录圣贤之言、记教学者对经书的解释的实用文章，其渊源可以追溯到《礼记·学记》。随着时代发展，原本是据实载录的实用文的文体，后来变成了一种文学作品名称“散文”。它始于唐，成于宋，在形式上以散句为主，在写法上大多以记述为主兼有议论和抒情成分。通览全文，文体虽为“散文”，文中不乏对仗精妙之句，譬如：“不峻不卑，石润泉冽；东峰拔萃，岗阜拱揖；绝壁雪断，平原下开。”“梵音一抗，四众皈依；气貌淳古，律身甚严；和敬接人，高下平等。”“礼宰堵之神奇，瞻招提之梵祀。”“晨香夕灯，以赞皇图；寒耕热耘，以足常住；众心协敬，克保前修。”“登女几、历嵩少、涉丹浙、渡汉沔、寓武当、抵南都。”其次，作者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妥帖无比，天衣无缝。

二是碑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首先碑文详细记载了法兴寺的历史沿革，从北魏神鼎元年（401）到元太祖 17 年（1222）的变迁，以及宋衙在元初对法兴寺的修缮和重建过程。其次，碑文提到了多位重要人物，如高祖李渊、郑惠王元懿、高士王景纯、王曙、王耀辅、仇文昌、宋元吉、王耀辅等，为研究元代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三是碑文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首先，碑文语言精练，韵味无穷，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其次，碑文在形式上以散句为主，在写法上大多以记述为主兼有议论和抒情成分，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三是碑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首先碑文详细记载了法兴寺的历史沿革，从北魏神鼎元年（401）到元太祖 17 年（1222）的变迁，以及宋衙在元初对法兴寺的修缮和重建过程。其次，碑文提到了多位重要人物，如高祖李渊、郑惠王元懿、高士王景纯、王曙、王耀辅、仇文昌、宋元吉、王耀辅等，为研究元代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三是碑文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首先，碑文语言精练，韵味无穷，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其次，碑文在形式上以散句为主，在写法上大多以记述为主兼有议论和抒情成分，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三是碑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首先碑文详细记载了法兴寺的历史沿革，从北魏神鼎元年（401）到元太祖 17 年（1222）的变迁，以及宋衙在元初对法兴寺的修缮和重建过程。其次，碑文提到了多位重要人物，如高祖李渊、郑惠王元懿、高士王景纯、王曙、王耀辅、仇文昌、宋元吉、王耀辅等，为研究元代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三是碑文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首先，碑文语言精练，韵味无穷，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其次，碑文在形式上以散句为主，在写法上大多以记述为主兼有议论和抒情成分，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三是碑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首先碑文详细记载了法兴寺的历史沿革，从北魏神鼎元年（401）到元太祖 17 年（1222）的变迁，以及宋衙在元初对法兴寺的修缮和重建过程。其次，碑文提到了多位重要人物，如高祖李渊、郑惠王元懿、高士王景纯、王曙、王耀辅、仇文昌、宋元吉、王耀辅等，为研究元代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三是碑文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首先，碑文语言精练，韵味无穷，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其次，碑文在形式上以散句为主，在写法上大多以记述为主兼有议论和抒情成分，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三是碑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首先碑文详细记载了法兴寺的历史沿革，从北魏神鼎元年（401）到元太祖 17 年（1222）的变迁，以及宋衙在元初对法兴寺的修缮和重建过程。其次，碑文提到了多位重要人物，如高祖李渊、郑惠王元懿、高士王景纯、王曙、王耀辅、仇文昌、宋元吉、王耀辅等，为研究元代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三是碑文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首先，碑文语言精练，韵味无穷，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其次，碑文在形式上以散句为主，在写法上大多以记述为主兼有议论和抒情成分，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张红伟的诗

忆

少时结伴捕鱼虾，又逐蝉歌树上爬。
推着箬筒满村绕，娘呼百遍不回家。

端午

微信传情角黍香，避邪米酒入杯觞。
时逢双五灵均祭，天问离骚泪水长。

纳凉

烈日炎炎暑气蒸，寻凉暂歇实难能。
阶前柳下摇蒲扇，哪比河流水位升。

欲雨

云罩梧桐未鸣，蛇穿道路燕回营。
蜘蛛有感当无织，蚂蚁听疾疾飞行。

无题

生在荒年难解饥，从来不愿米汤稀。
如今酒肉穿肠过，却有半驱满肚皮。

落花难赋

邪风恶雨摧花落，茎叶伤心别泪流。
纵有千般祈祷语，也难嫁接在校头。

李秀春的诗词

高考学子

时年高考又来临，冲破寒窗墨墨林。
刺股苏秦担六相，悬梁孙敬通古今。
夜行求索苦其志，少壮无为空对琴。
奋斗人生到笔日，功勳大榜伟名寻。

八声甘州·党建百年颂

叹凄凄风雨袭中华，外患叠叠忧。
使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寸草难留。
遂有南湖舫动，万众劲方遒。曾记长征路，尸骨成丘。

幸有真知传送，遂开天辟地，胜利趋朝。喜狂澜力挽，红色染神州。只此日、国人站起，渐赢来、国富誉全球。看今日，立危难处，党最风流。

读书梦

□ 高喜文

经年砥砺苦寒窗，换取文凭纸半张。
资本促成千户债，草根竟刻满身伤。
内需拉动高消费，功绩提升寄票房。
遍走江湖难就业，仕途坎坷倍凄凉。

语高考

又逢科举试期开，学子争能策马来。
昼夜剑磨今一试，笑着谁个是奇才。

写在高考时

□ 山谷

寒窗十载几晨昏，奋力攻书志存存。
丝尽今朝蚕茧破，重生化蝶掌乾坤。

赏荷

□ 薛继斌

十里湖堤好风光，罗裙仙子绕池塘。
芙蓉出水亭亭立，红鲤惊波隐隐藏。
庸碌蜻蜓巡叶顶，闲飞蝴蝶探花房。
洁身何惧污泥染，涤尽浮华送暗香。



风景如画



摄影：刘峰
刊头题字：苗志杰

在我县国保单位法兴寺内保存着一代至元十年（1273）的碑刻，此碑通体圆首篆额“法兴寺记”，通高 200 厘米，其中：碑身高 160 厘米，宽 76 厘米，厚 11 厘米；碑座高 40 厘米，宽 115 厘米，厚 11 厘米。碑文楷书，23 行，满行 45 字，共 675 字，现抄录于下：

潞州长子县法兴寺记

漳源进士关泽民书丹及篆额 王忠刊 长子县东南一舍而远，有山曰慈林。不卑，石润泉冽；东峰拔萃，岗阜拱揖。壁雪断，平原下开；拔峰据壁，是为寺之所在。长松古柏，植列森严，楸栝绵络弥望。若夫阳舒阴惨之交，云霞之变；光风霁月雨昏雪缟之际，千状不可胜言。故贵游才士，登临舒眺赋咏者，亦不可胜数。八百余年，恒为潞州。

山主大比丘崇珂，高平宿儒仇文昌之子，性不昧，潜心义天，遂为唯识论师之高弟，讲《圆觉修多罗了义》，得主外意。梵音一抗，四众皈依；气貌淳古，律身甚严；和敬接人，高下平等。群居似不能言者，而青中白黑了然。读书喜与士大夫游。

一日来谓仆曰：“此寺肇迹于元魏神鼎，历齐、周、隋、唐，钟鱼不废。唐咸亨四年，高祖李渊之第十三子郑惠王元懿为潞州刺史，在寺中造石塔，藏所赐佛舍利三七粒《大藏经》为卷者三千，以报罔极之界光华，自此尤盛。上元元年，改‘广德’为‘法兴’。五代麻衣道者，学禅天人，行菩萨行，舍利塔之故，特建三门。宋治平中改‘祥符’。祥符中，高士王景纯隐居此山，与师为莲社友。其子文康公耀佐仁宗，号贤相。奕叶贵显，各纪名衔。若其曩更革，法筵之隆替，住持师资之源委，载于历代之碑。

元朝岁壬午，泽潞兵荒，予就食东土，方归，山川如昔，人物萧条。礼宰堵之，瞻招提之梵祀，惘然兴叹，私发愿既为佛子，当报佛恩。舍身尚可，合惜身尚可，合惜衣盂？”于是率领师兄首座崇珂、师弟嗣祖县、师侄德辩、德进等，制荆棘、焚草莱，枝欲，补罅漏，染佛绘塑，缮完闾垣。夕灯，以赞皇图；寒耕热耘，以足常安心协敬，克保前修。具有天王院，荒久，邑人同请予主香。予乃设大法会，集作大佛事，建大殿堂，纪纲相定，令宽宽居焉。今年将八十，可谓老矣！恒理密移，功缘难毕，为没齿恨。君家三皆识之。令祖兵部公《挂笏轩留题》未沫，是故欲得君文，勒诸贞石，为山巧之传。此念在心，积有年矣。机缘未落难成，今兹邂逅，幸勿勿辞。”

仆曰：“循七岁侍先大父，上马武京，西丁。壬辰乱，登女几、历嵩少、涉丹汉沔、寓武当、抵南都，艰关险阻，百生。去国五十年，近始能归葬大父于抚高祖手植庭槐与邑中父老子弟相悲感交集。若其识不肖于童稚之间，吾家尊显行辈及姻亲之氏族者，惟珂公令张君逸卿在焉！循虽孤陋不文，敢拒命？然尝闻佛经云：‘幻灭灭尽，不灭。’又云：‘变者变，不变者不变。’患齿发之衰乎？栽松道者身先老，放头好再来。古德如斯，师行若是，又何象之难毕乎？三千大千世界，犹如空乱起灭，而乃琢磨顽石，镌刻空文，欲山门不朽之传，无乃近于妄乎？”珂公故事且置勿论，记不可不作也。”循己竟矣，师其刻之。”

至元十年岁次癸酉冬十月朔日

翰林修撰、前东京等路行中书省左右司员外郎 宋衙记

本寺山主僧 德进

院主 僧 悟真

率头 僧 悟道

直岁 僧 悟知

典座 僧 悟明

僧 悟证

进义副尉遥授钜鹿县主簿行长子县兼尉 李经

教授尉尉长子县尹兼诸军鲁 萧策

教授尉尉长子县尹兼诸军鲁 萧策

有道是：“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他印制了名片，上写“诗人”二字，他未用，并说：“走遍全世界，没有存在”